

“但愿将来有一天，我也能为他人带去生的希望”

2023年宁波市人体器官、遗体捐献宣传季正式启动

在生命尽头以“生命礼物”挽救另一个生命，让光明和生命得以延续，这就是捐献的意义。6月20日，2023年宁波市人体器官、遗体(角膜)捐献宣传季正式启动。



倪同舟正在接受媒体采访。

1 一次次落空，尿毒症患者终于等来肾源

启动仪式上，相关领导为“生命接力志愿服务队”的6支服务队代表授旗。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加入到志愿捐献登记者的行列，争做移风易俗的模范、文明进步的先锋。300余人来到现场，表达了对遗体、器官(角膜)捐献者的敬重，对奉献的感恩以及对新生的祝福。

站在人群中，40岁的周惠丰一次次落泪。作为一名曾经的尿毒症患者，他在接受肾脏移植手术后，迎来重生。

十多年前，周惠丰因为身体不适来到医院就诊。医生告知他患有尿毒症，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疾病。如果不进行血透，病情恶化会造成肾衰竭，危及生命。就这样，他开始了日复一日的血透。为了维持生计，他一边打工一边血透，日子过得孤单又艰辛。

不过，血透只能暂时替代肾脏的功能，终究无法恢复肾脏功能。大概在4年前，周惠丰的病情不断恶化，医生告诉他：肾移植是唯一能维持生命的机会。

每天奔波在医院，周惠丰眼睁睁看着相识多年的血透患者因为等不到肾源永远离开了亲人。他不想自己也这样离开人世，就在等待肾源的同时登记成为人体器官、遗体(角膜)志愿者。“我太知道等待的滋味，希望能够有机会帮到别人。”

2021年9月10日下午，周惠丰幸运地等到了合适的肾源，立即实施了移植手术。如今的周惠丰热爱健身，在外贸行业闯出一片天地。在他的心中，始终对那位捐献者充满感激，但由于捐献的双盲政策，他无从得知对方的信息。为此，他还专程前往镇海大同公墓的遗体捐献，纪念陵园纪念这群大爱无疆的捐献者。

2 堂哥捐献遗体 堂弟也登记成为志愿者

当天，器官捐献者倪永福的堂弟倪同舟也来到了现场。今年4月19日，一场意外车祸导致倪永福受伤严重，最终被判定为脑死亡。全家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定将倪永福的肝脏和双肾脏进行捐献，以爱之名让生命延续。

4月25日，在浙江省器官捐献协调员和宁波市红十字会协调员的共同见证下，家属签署器官捐献同意书，与倪永福做最后道别。经过连夜手术移植，51岁的倪永福，在生命终点化为3个病患延续生命的希望。

为了将这场生命接力持续下去，倪同舟也登记成为人体器官、遗体(角膜)志愿者。“希望通过我个人的力量，来推动更多的人加入志愿者队伍。”

83岁的杨存由老先生专程来到现场，也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子女们起初都不同意，我把从新闻里看

到的捐献故事讲给他们听，最后他们都尊重我的意见。但愿将来有一天，我也能为他人带去生的希望。”杨老先生说。

近年来，宁波市人体器官、遗体(角膜)捐献事业健康持续发展。截至目前，宁波市已登记人体器官、遗体(角膜)志愿者4.4万人，器官捐献者347例，遗体捐献者267例，角膜捐献者516例，成功挽救了1000多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使1500多人重见光明。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团体、角膜捐献协调员团体获第五届“浙江慈善奖”“宁波慈善奖”，宁波市红十字会获评“2022年度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先进集体”。器官捐献者“天使奶奶”胡秀芝作为宁波爱心人士代表在宁波爱心公园中塑像，成为“爱心宁波·尚德甬城”的文明典范。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章友文/摄

年轻男子一天吃70多片止咳药

不是因为咳嗽，而是因为……



康小宁
科普专栏

目光呆滞，精神萎靡，易怒，无法正常走路……当20岁的何超(化名)躺在担架车上被推进宁波市康宁医院时，接诊的物质成瘾科桂冬辉副主任医师初步判断，这个年轻人的症状很可能是戒断反应。随后的病史询问、体征检查结果，果然印证了桂医生的判断。

原来，何超从高中起就开始玩“笑气”了，“笑气”给他带来的“上头”感觉，让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听说“笑气”加上止咳药一起使用，快感会更强烈，他又大量囤积并服用二者。长此以往，身体损坏的同时，经济负担也较大，相比于“笑气”，止咳药更易获取和更低价，后期经济紧张的何超便狂嗑止咳药。

“我们从患者家人那里了解到，他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吃70多片止咳药，药量大就分两三次吃，一次能吃几十颗。”桂冬辉介绍，通过进一步的问诊和评估，他们发现何超的情况已经属于严重

的物质成瘾，就针对他的情况制定了治疗方案。

结合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多管齐下，何超的情况逐渐好转，不幻听了，能走路了，情绪稳定了，精神也恢复了。经过一个月左右的住院治疗，他基本恢复到了正常人的状态，目前已康复出院。

桂冬辉表示，“成瘾”的最大特点就是“失控”，也就是尽管患者知道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但仍然无法控制，有些成瘾者多次努力改变，却屡屡失败。在物质成瘾中，相比于毒品、药物成瘾，烟、酒成瘾更为常见。

“酒精成瘾的危害极大，不仅摧残身体，也摧残精神。”桂冬辉说，他在不久前诊治了一名严重的酒精成瘾患者，该患者有40多年饮酒史，平时白酒、黄酒、啤酒什么酒都喝，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喝酒，已经到了把酒当水喝的程度。

前段时间，该患者身体不适在当地医院住院治疗，因病情需要戒酒，结果很快就出现了戒断症状——谵妄、失眠、胡言乱语、反应迟钝，甚至要打人……于是，家属在医生建议下第一时间



桂冬辉医生在查房。资料图片

将其转到了宁波市康宁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综合治疗，康复出院，如今仍在定期随访中。

据桂冬辉介绍，物质成瘾还会对人的社会功能造成影响，比如他遇到的很多患者，本来拥有正常的工作和人际交往关系，陷入物质成瘾后沉迷于其中，班也不上了，正常社交也不去了，甚至无法正常履行作为家庭成员的责任。不仅如此，有些物质成瘾者会因为后悔、愧疚、痛苦等情绪，逐步发展成焦虑症、抑郁症。而且他们平时很难掌控自己的情绪，容易伤害自己或他人。

“所以，物质成瘾一定要及早发现，及早就医，及早干预。”桂冬辉介绍，物质成瘾与人格因素、遗传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等息息相关，要化解物质

成瘾，除了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患者还需要得到家庭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因为患者的自制力已经很差，很难凭借自己的力量冲出困境，所以外界的援助对他们来说就显得尤其重要。”

此外，桂冬辉还介绍，物质成瘾的发生与患者长期的情绪问题也密切相关，“比如一些患者在情绪得不到合理宣泄的情况下，就可能通过烟、酒、药、毒等来释放，久而久之形成物质成瘾。所以，还是要充分发挥家庭和社会组织的力量，提升对这些患者的关注度，并加强对他们的知识宣教、心理支持、危机干预和有效监督，帮他们树立起对各种成瘾物质的正确认知，一步步让他们远离物质成瘾。”

记者 吴正彬 通讯员 徐芷菲